

职业导向下金融学专业课程改革探析 ——基于数字金融视角分析

李俊峰¹, 陈祥碧²

(1. 重庆文理学院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重庆 402160; 2.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学院 重庆 402160)

摘要: 基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背景,从岗位转型需求、教学内容、可持续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金融学课程的影响,提出应构建数字金融形态与金融行业人才需求的理论框架、革新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学专业教学内容、提升金融学专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具体措施,并根据数字金融背景下社会经济对金融学科的需求变化,探讨了谁应该主导金融学专业的课程改革进程,分析了高校为主导的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优势,提出了金融机构主导高校金融学课程建设的激励相容方案。

关键词: 数字金融; 岗位需求; 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23.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23)04-0074-07

一、引言

数字经济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新旧动能转换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邢会强,2020)^[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38.6%。其中,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40.7%,远远高于工业部门的21%和农业部门的8.9%。作为服务行业的中中之重的金融行业,数字经济降低了金融服务产品的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使得数字金融模式成了金融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源动力。过去数年,中国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显著加速并取得了突出成效,在全球都产生了极高的影响力。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相比互联网金融的互联网公司属性及金融科技的技术属性,数字金融概念较为中性,且覆盖面更为广泛(黄益平和黄卓,2018)^[2]。

数字金融本质是金融产业的数字化,使用数字技术提升了传统金融产业的产出和效率,催生乘数倍增效应。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师生而言,同样面临金融专业的数字化转型压力。数字金融如何影响金融学专业的课程改革进程,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给出了丰富观点。鲁春义和高月(2020)认为,数字金融引发的新金融业态变革对传统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冲击,改变了金融学学科的逻辑主线,但现有的金融学教学模式并没有吸收新的金融特征,从而影响了金融学科教学的发展^[3]。潘锡泉(2016)的研究发现,金融人才需求的变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传统的以阐释金融理论为主的金融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带来了冲击,应增加与互联网金融理念匹配的课程内容,并增设互联网语境下的体验式教学模式^[4]。逯行等(2021)认为,当前的讲授型为主的教育模式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培养应从多方面进行变革,包括人才培养方案、机制、计划等,需要管理者和行动者都做好意识层面的调整。众多学者的研

收稿日期: 2023-02-24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经济对重庆市劳动力要素配置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2022NDYB48); 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项目“数字经济对重庆创新发展影响测度及路径研究”(KJQN202201317); 重庆文理学院塔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 R2022SX05)

作者简介: 李俊峰(1985—),男,河南淮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实际汇率、汇率理论与政策。

究为数字金融背景下的金融学课程教学提供了宝贵意见和参考,但更多是实操层面的质性研究,由于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学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亟待重新界定,因此,需要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才能应对数字金融对金融教育提出的历史挑战。

二、数字金融的发展背景

数字金融植根于新一代通信技术加速创新发展的背景之下,是数字经济与传统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动5G、物联网等技术发展,有助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及产业链现代化。中国数字金融展现出最大的亮点是在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领域,传统的小额贷款公司及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部门受到传统商业模式的局限,在推动普惠金融领域举步维艰,数字金融解决了金融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和可得性的问题,通过数以亿计的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使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深度融合,催生了金融科技等社会新资本(黄益平和黄卓,2018)^[2],激发了经济的潜能。

数字金融立足于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释放国内经济和消费潜力,吸收国外产业链,无不依赖于金融的发展和支撑。数字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高效的跨境支付服务,深层次激发了社会的活力,支持了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李庆海等,2022)^[6]。然而,由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的差异及P2P网贷的野蛮生长,庞氏骗局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数字金融领域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在于数字金融的高速发展与监管滞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之间的冲突。因此,既要保障数字金融的良性健康发展,也要抑制其无序野蛮增长,是学界和业界都应关注的问题。

三、数字金融对金融学课程教育的启示

(一) 数字金融背景下岗位需求转型对金融学课程教育的影响

数字金融的发展革新了传统金融领域的用工模式,造成数字金融的用工需求与传统金融人才供给间的错配,传统金融学课程中以银行、证券等行业为教学目标的方法论不再适用于金融机构的新需求。金融学专业毕业生核心就业方向集中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但从2015年起,诸多银行网点开启智能网点建设,智能柜员机的强势入驻导致在2021年上半年,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大幅削减一线柜员。同期,中国人寿等五大上市系寿险公司销售人员总数合计为336万人,较2020年末的419万人减少83万人^①;2021年,证券行业裁员近万人,但投资顾问人数较年初增加4864,增幅高达13.44%^②。金融行业岗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背后是科技变革对整个行业的冲击,机械、简单的工作岗位被金融科技所替代,5G、人工智能不断融入金融业务场景中,催生出了新的岗位增长点。

金融行业的岗位需求变革迫切要求金融学专业的课程定位作出改变。

第一,传统金融学专业教学难以满足新的金融岗位的需求。随着互联网金融及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掌握拓展业务、混业经营业务的多学科背景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导致金融专业人才在就业市场的专业性逐渐被打破。根据2022年工商银行校园招聘信息显示,工商银行招聘的五项人才需求大类中,专业英才计划定位于为投资银行、国际业务、普惠金融、公司金融、个人金融、财务会计等岗位提供专业储备人才,要求应聘者具有金融学、计算机、电子信息等专业的背景;科技菁英计划均为了新兴业务、产品开发、用户研究、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信息安全与管理等领域提供科技人才储备,明确提出了应聘者应具有电子信息科学类、计算机类、数理统计类、设计类等专业的背景,而客服经理、客户经理和服务代表则并没有对专业背景作出要求^③,表明银行系统对金融专业毕业生的需求被其他专业毕业生大幅度替代。

第二,金融行业的变革客观对金融专业学生在新技术领域的分析能力和营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现

① 数据来源于券商中国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094379839083322&wfr=spider&for=pc>。

② 数据来源于每日经济新闻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9-04-08/1318765.html>。

③ 信息来源于中国工商银行校园招聘官网 <https://job.icbc.com.cn/pc/index.html#/main/school/home/postType>。

存课程则难以满足金融岗位在大数据、平台化背景下将专业知识与市场营销有机结合的需求。从2019年开始,全国各大券商开启了投资顾问能力建设,加强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平台化、客户终端等方向的自主研发创新力度,并把传统的以销售能力为核心的薪酬方式让位于销售与投顾能力并举的薪酬激励模式,这主要是由于大数据技术驱动下投顾功能、客户分层及市场营销可以形成综合的财富管理体系,导致传统以线下营销为核心的经纪形态逐渐压缩,证券行业核心竞争逐渐转向贯穿客户生命周期的财富管理体系的搭建能力的竞争。

第三,数字金融的高速发展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构成了行业与学界认知的真空,诞生出许多非传统的金融工作岗位,需要金融学专业在面临课程重新定位时保持谨慎态度。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完全归零,P2P模式作为互联网金融时代的行业风口,高峰时期达到了近万亿元人民币的网贷余额,随着行业乱象丛生及资本的无序扩张,行业风险激增冲击着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底线,最终导致行业的落寞,从而迫使很多以互联网金融为名称的专业^①相继更改专业名称。

(二)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影响

数字金融在金融行业的深化发展对传统金融专业教学内容和叙事逻辑造成了冲击,相关教育工作者需要根据数字金融的语境特征对金融专业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以应对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行业岗位的需求。

首先,现有金融学的教学内容难以准确梳理数字金融背景下的金融行业运行逻辑。现有金融学专业核心课中的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及商业银行经营学等课程,都是基于银行、证券、政府机构为主体架构的金融知识体系,虽然部分学校为了弥补现有教学内容的不足,添加了数字金融类的课程(如互联网金融)(鲁春义和高月,2020)^[3],但同一金融主体下的两门课仍然未完成有机统一,使得数字金融的知识体系仍然游离于主体金融知识体系之外。传统金融学构建了以货币为主线的金融体系,而数字金融的发展则构建了以信用为主线的金融体系,二者的融合并非通过增设课程的方式即能完成(鲁春义和高月,2020)^[3]。

其次,数字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理论的现实基础。中央银行调整货币供应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中介目标,都依赖于银行体系作为传导渠道,而数字金融利用其信息、客户及渠道优势分流了商业银行的业务,改变了金融业的竞争格局,并抑制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何剑和魏涛,2022)^[7]。同时,数字金融革新了金融交易方式,数字支付取代了现金支付,金融资产增添了数字货币,这些都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②,导致西方传统的金融理论在我国失去现实基础(刘超和李国成,2022)^[8]。

最后,数字金融使得金融专业的教学内容应从课程导向全面转向成果导向的新范式。传统的教育模式是按照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完备的课程体系,教育模式倾向于解决确定的、线性的、静止封闭问题(李志义和王泽武,2021)^[9],忽略了金融专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由于数字金融降低了金融门槛、缓解了信用约束并改变了居民习惯,从而使社会对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定位发生了系统性位移,传统的以课程为教学内容边界的手段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构建未来职业要求与课程内容相融合的教学内容体系,而非课程要求的教学内容体系,是应对数字金融对金融行业新挑战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 数字金融对金融专业教育的可持续性提出新要求

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是要与时俱进地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张其香等,2016)^[10]。数字金融是中国金融行业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从而对金融专业学生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金融专业的教育只有承担起自身及毕业生的可持续发展责任,才能承接新技术革命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

第一,数字金融在金融领域的发展需要高校的金融学教育以坚定专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内核。在金融学课程体系下,高校既要考虑时代的变迁及行业的需求,对专业进行适度调整与改造,又要在部分光怪陆离的金融乱象中,避免盲目求新、急功近利,从而导致金融专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失调,影响专业建设和专业教育

① 互联网金融专业改为了金融科技应用,背后是市场主体急于与暴雷的P2P企业撇清关系。

② 数字货币通过降低现金与银行存款的转换成本而减少货币需求总量,数字金融导致交易成本降低从而改变货币需求结构。

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数字金融的落脚点是金融模式和业态的不断创新,其提高了金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数字金融实现了营销精准化、投资管理模型进一步细分,满足了千人千面的理财需求,但由于传统的金融学科教育是基于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业态的学习和实践,学校金融学课程是对固有的金融生态的模拟和讨论,是基于过去几十年成熟的金融理论的重现,导致学生走出校园后难以掌握在金融领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三,数字金融带来的学生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危机也是任课教师的危机。未来金融学科的教师不仅需要掌握本学科专业领域的知识,还需要随时掌握相关学科,如信息技术、物联网等学科的知识,并且与金融类公司保持紧密的沟通和联系,这对于承担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励高校在制度层面对校企之间的要素流动进行布局和引导。

三、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学专业的改革之路

数字金融对现有金融专业的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以数字金融驱动金融专业教育的适应性发展,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不断调整修正专业建设方向,在内化学习和改革创新中寻求金融专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准确定位,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金融人才(郭璇瑄和陶红,2022)^[11]。

(一) 架构数字金融形态与金融行业人才需求关系的理论框架

数字金融具体的形态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及财富管理,这些形态服务了那些被传统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模式所认定的获客成本高且风险大的人群,降低了金融服务在社会生活中的门槛,有效配置了金融资源(黄益平和黄卓,2018)^[2]。金融行业门槛的降低意味着金融服务的对象从“信贷配给”的客户转向了普通大众,工业化时代分门别类的专业培养方式浸润下的金融学科需要向普惠型、大众型的社会需求转型。

经济体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典型特征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意味着大量数字应用型的企业和岗位涌现,产业数字化则意味着简单、重复性的劳动岗位不断被替代。对于金融行业而言,传统银行柜员岗位的衰减与互联网支付平台的崛起,正是金融数字化与数字金融化的体现,也造成了工业化时代规模化和专用型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现实危机。中国当前的数字金融在部分领域对传统金融进行了颠覆,如支付模式;部分领域进行了补充,如贷款模式,而在保险领域体系的是相互融合(黄益平和黄卓,2018)^[2]。传统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形态由于政策、信息及二元经济结构等等原因并未有效配置资源,因此,未来中国数字金融的走向不会像欧美一样“金融的归金融、科技的归科技”,而会走向多元发展的道路,即金融产业化与产业金融化并行的道路。金融专业学生的培养定位需要根据金融行业人才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减弱对传统就业部门的依赖。

(二) 革新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学专业教学内容

由于数字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学的现实基础,因而需要从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风险、货币政策框架等角度对金融学教学内容进行革新。

首先,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需要在教学内容中进行讨论。数字金融本质仍是金融,仍然没有脱落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职能。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平台,缓解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同时,数字金融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投融资平台和资金,刺激了经济体创新创业的活力(田皓森和潘明清,2021;周利等,2021)^[12-13]。

其次,数字金融引致金融风险的传导模式应该在教学中进行分析。数字金融作为新兴市场模式,加速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商业银行会主动调整其风险资产组合,降低主动风险承担;同时数字金融加剧了存贷款市场的竞争,使商业银行存贷差盈利模式遭遇危机,迫使商业银行升级数据管理能力,提升风险识别模型的精确度以避免信用风险(孙志红和琚望静,2022)^[14]。数字金融相比传统金融在金融服务效率及覆盖程度都大为提升,从而纾解企业融资困境,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了股票市场危机发生的概率。

再次,数字金融与货币政策框架的关系应纳入教学内容之中。数字金融生态的普及壮大了影子银行的规模,在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下,经济主体会寻求影子银行贷款,特别是在P2P贷款、第三方支付等平台爆

发的背景下,拓宽了小微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渠道,使传统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央行货币政策的实现还依赖有效监控中介目标,如货币量、利率等指标。数字金融催生的新金融生态弱化了货币量、利率等中介指标的实际价值,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有效性难以满足最终货币政策目标的需求(董亚娟和钱文沁,2022)^[15]。

(三) 提升金融学专业教育的可持续性

教育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传递学科本身的各种知识,而是应该把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①。数字金融在经济领域的飞速发展使传统学科培养滞后于金融新生态的发展进程,如何提升金融学专业毕业生未来职场的可持续竞争力,是现代金融学专业教育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一,加强学生的技能培训。金融学专业培养过程中,根据学生的专业岗位需求和个人兴趣,设置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岗位技能课程,如证券市场营销、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网络经济学等新兴课程,满足学生未来多样化的就业需求。同时,还应培养学生将金融学知识运用到实践的能力,将课外实践与大数据企业、互联网金融企业深度融合,让学生熟识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中的金融新业态,自觉更新专业知识、提升专业技能。

第二,一线教师应具备新业态的数字金融企业的岗位经验。教师在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并形成终身学习能力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激发教师自我提升的强烈愿望,拓宽教师自主发展的空间,对于数字金融背景下的金融学专业教学尤为必要(马晓剑和申花实,2013)^[16]。当前,高校教师进入企业实践存在着众多的障碍,如实践过程肤浅、考核流于形式以及校企角色冲突(郝天聪,2021)^[17]。因此,高校在继续推进完善教师顶岗实习制度的同时,应广泛吸纳具备相关企业经验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并聘请企业相关专家担任学生的课外导师,使专业教学与金融实践有机结合。

四、拓展研究:谁应该主导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学专业的课程改革进程

随着教育制度、教学观念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对金融学专业教育方式和路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建设模式和水平,关系着金融学专业未来能否为就业市场输出合格的知识型和发展型人才,如何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下构建区别于传统学科特征的课程模式(刘雯和罗尧成,2011)^[18],这是摆在金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

(一) 当前高校为主导的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优势

现有的金融学专业教育体系的运作依赖于学校为主导的教学方案设计、教学组织及教学评价体系,该体系来源于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下规模培养毕业生的理念,将学生置于统一的专业技能培育、人格思想培养,把源源不断的毕业生推进就业市场。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数字金融模式等金融新业态的出现,市场上长期被忽视的、个性化的金融需求被唤醒,衍生出众多的金融形态(如P2P、数字货币、互联网金融等),导致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更趋多样化,使得高校主导的课程建设进程与现实冲突。

第一,高校主导的课程建设更注重专业理论层面的架构,滞后于金融业态的发展进程。高校的组织架构是基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专业知识传授的目标设立,在有限的教育经费约束下,将学生集中于以校园和专业划分为单位的核心区域可以最小成本完成学生素养与知识的培养目标,在金融数字化时代之前,这样的课程体系无疑可以源源不断向银行、证券等金融系统输出人才。但随着金融数字化的到来,这种标准化的培养模板难以应对金融劳动力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和差异化的竞争。

第二,高校主导的课程评价体系与劳动力市场评价体系不兼容。理论学习为主、实践练习为辅的课程模式是众多开始金融专业高校的基本特征。这一方面源于高校教师队伍的结构特征,另一方面源于初级化的校企合作水平限制。高校的教师队伍特征及评价体系注定课程教学依赖于高水平的理论知识传授,这本身是高校的优势所在,但也限制了高校深入培养学生技能、强化校企合作水平的能力。企业的评价体系更多基于劳动者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而高校由于学科体系的本位性和滞后性,侧重于知识层面的理解能力考核,

^① 爱因斯坦,1931年《论教育》。

评价体系的冲突在数字金融时代的矛盾更加突出,暴露出现代校企合作中众多的矛盾和问题(刘雯和罗尧成 2011;安蕾 2022)^[18-19]。

(二) 金融企业可以主导高校金融学课程建设进程吗?

金融企业参与高校金融学课程建设的驱动力通常来自政治因素(法律法规因素、财政资助政策、信贷税收政策)、技术因素(高校对行业的智力支持)、劳动力因素(企业需要稳定的人力资源)、市场因素(金融企业对高校客户的依赖)等方面(田潇等 2013)^[20]。《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制度层面对校企合作进行了制度保障和宏观指导,明确指出“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就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予以奖励、支持”,2009年中国银行业协会印发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也明确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支持社区经济发展,为社区提供金融服务便利,积极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扶贫帮困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活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自2014年启动实施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迄今累计支持本科学校1100家,企业1000家,立项7.6万项,对完善校企协同机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是,在制度有效保障的前提下,从金融类课程改革(校企合作)案例看,金融类科技公司参与度较高(如智胜、同花顺等科技公司)^①,鲜有银行、证券等企业参与的成功案例。传统金融机构在高校金融学课程建设进程中的缺席,可能的因素来自技术因素、劳动力因素及市场因素。首先,金融类专业相比工科类专业而言,对于企业的技术支持能力有限,难以在技术层面与企业间形成良性互补;其次,金融类企业的行业薪酬水平长期处于前三的位置^②,使得其工作岗位应聘者如过江之鲫,更无动力与特定高校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关系;最后,金融类学科在高校的弱势地位(除非传统财经类院校)难以集高校之力形成对金融类企业的市场优势^③。虽然金融科技公司在校企合作方面走在了金融企业的前面,但他们是数字金融行业发展的推动者,而并非就业人员的核心吸纳机构,金融类专业的校企合作还应依赖于传统及新兴金融机构与高校的合作。

如何激励金融类企业参与到高校金融学课程建设中来?首先,政府应细化金融机构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政策制度。现存的政府文件及行业政策皆从宏观层面约定了金融机构的社会服务职责,但具体实施层面并未对金融机构形成现实约束。其次,金融学科课程教育应向新兴的数字金融形态转型,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力图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契合。最后,开设金融类课程的高校应加大对金融学科的支持力度,与当地金融机构形成良性的业务互补关系,绑定校企合作程度与高校金融业务的关系。现存的金融机构与高校良性合作的案例,大多参与金融机构是当地的城市银行和农商银行,可见高校对金融学科的支持是可以促成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 [1] 邢会强. 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新《证券法》——修订解读、实施支撑与未来展望[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0(4): 67-75.
- [2] 黄益平, 黄卓. 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 现在与未来[J]. 经济学(季刊), 2018(4): 1489-1502.
- [3] 鲁春义, 高月. 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学》课程教学的影响与应对[J]. 金融理论与教学, 2020(4): 86-88+96.
- [4] 潘锡泉. 互联网语境下金融基础课程教学的再造[J]. 金融教育研究, 2016(5): 77-81.
- [5] 逯行, 王欢欢, 刘梦彧. 数字经济时代的学校教育模式如何转型? ——《未来学校: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报告的解读[J]. 现代教育技术, 2021(3): 42-49.
- [6] 李庆海, 何艺璇, 顾贤. 数字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CFP2018的经验事实[J]. 金融教育研究, 2022(4): 3-16.
- [7] 何剑, 魏涛. 数字金融削弱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吗? ——来自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证据[J]. 财贸研究,

① 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展示 <http://www.chanxuehezuo.com/lixiang.html?key=%E9%87%91%E8%9E%8D&page=7#list>.

② 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③ “深大校长抗议银行只招211大学学生 撤回学校存款”<http://news.cntv.cn/society/20120510/115062.shtml>.

- 2022(2):52-67.
- [8]刘超,李国成.数字金融发展会影响居民家庭货币需求吗[J].经济评论,2022(1):48-65.
- [9]李志义,王泽武.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设计[J].高级发展与评估,2021(3):91-98+113.
- [10]张其香,赵静幽,王汉昌.国外大学可持续发展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和实践探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S1):478-481.
- [11]郭璇瑄,陶红.数字经济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5-74.
- [12]田皓森,潘明清.数字金融发展与城市经济绩效研究——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J].经济问题,2021(12):22-28.
- [13]周利,廖婧琳,张浩.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居民贫困减缓——来自中国家庭调查的微观证据[J].经济科学,2021(1):145-157.
- [14]孙志红,琚望静.数字金融的结构性效应:风险抑制还是推助?[J].产业经济研究,2022(2):128-142.
- [15]董亚娟,钱文沁.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影子银行、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时变性[J].调研世界,2022(3):30-41.
- [16]马晓剑,申花实.在终身教育背景下构建可持续性的大学数学教学体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1):171-173.
- [17]郝天聪.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政策落实困境的质化研究[J].教师教育研究,2021(1):93-98.
- [18]刘雯,罗尧成.校企合作理念下的高职课程改革策略[J].职教论坛,2011(24):61-64.
- [19]安蕾.金融学类混合教学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金融教育研究,2022(3):73-80.
- [20]田潇,王彩丽,罗鄂湘.校企合作动机研究——基于汽车企业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23):84-88.

Explora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Finance under Career Orientation

——Analysis based on Digital Finance Perspective

LI Junfeng¹, CHEN Xiangbi²

(1.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Big Data,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digital fi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education of finance cours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job transformation demand, teaching content and sustainability. It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form of digital finance 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finance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finance, and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finance specialty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mand for finance disciplin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finance, we discuss who should lead the curriculum reform process of finance majors,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advantages of university-le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 an incentive-compatible scheme for financial enterprises to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e curriculum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e; Job demand; Curriculum reform

(责任编辑:黎芳)